

工廼
坊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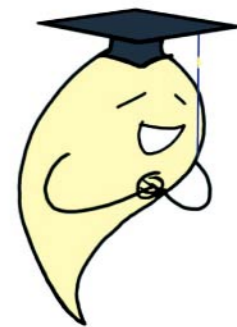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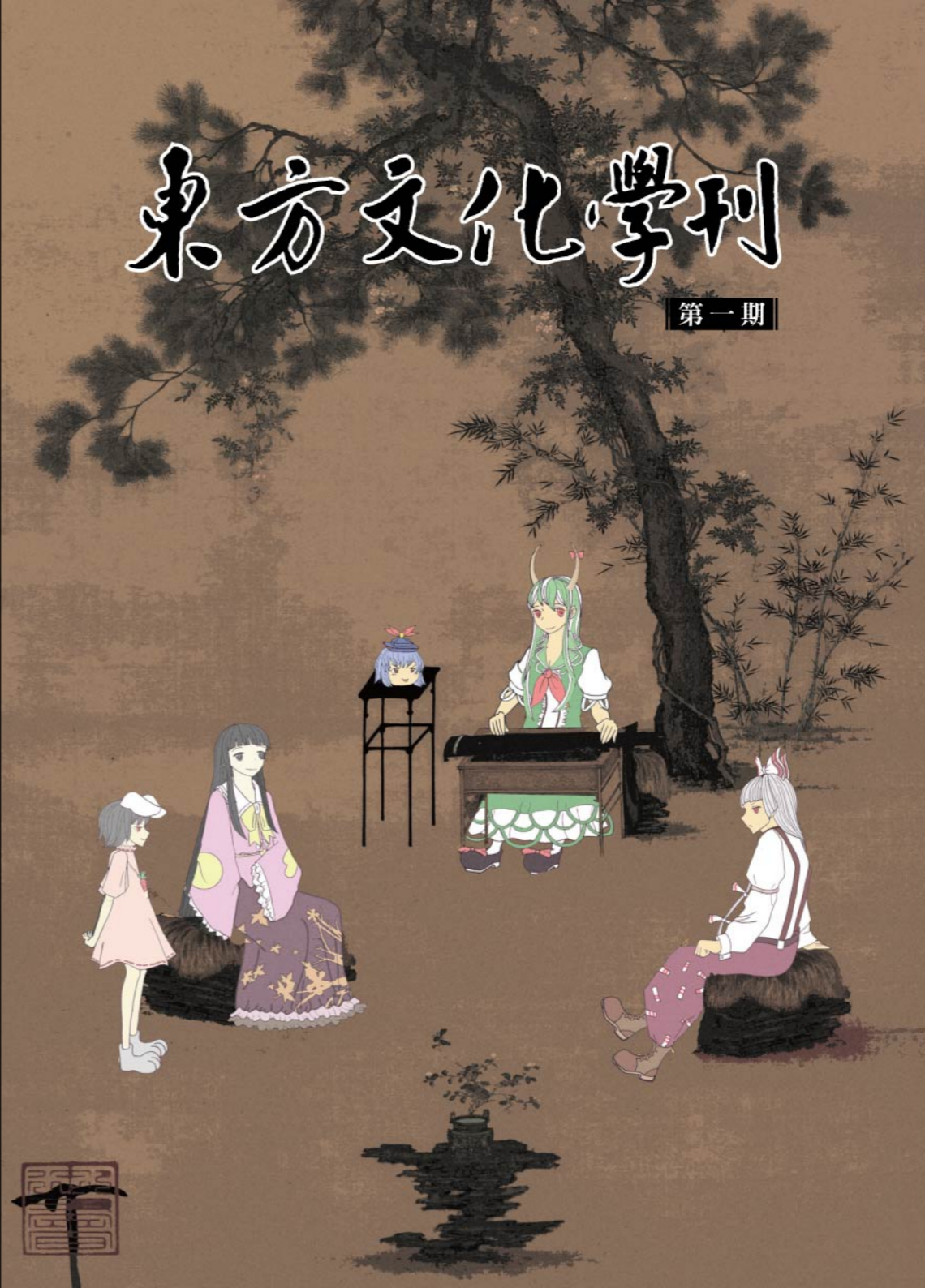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一期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一期



胡又天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
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
博士候選人
「恆萃工坊」創辦人
《流行詞話》發行人

出版著作：

《玩世青春－附中三年記》
《寶島頌－胡又天詩歌集》
《易經紙牌》

網路發表著作：

漫畫《小叮噹X》、《吐嘈鬼》
雜誌《流行詞話》

2012年底入東方。

再版序

承蒙各位同好的支持，《東方文化學刊》一、二期的初版 500 套在五個月之內就出清了庫存，第三期也所剩不多，證明這樣的刊物在這個時代是做得起來的。趁這次再版的機會，我們修正了初版因倉促出刊而未抓到的錯別字與排版、注釋錯誤，也稍微再潤飾了一些語句，讓各篇文章讀起來更為通順，還有就是新加了幾段翻譯、幾張圖片。此外，也申辦了一般同人誌很少申請的 I S B N 書號，亦應要求為每期加了個副標題，以便今後在實體書店上架或在圖書館歸檔。總之，現在您手上這本書，必定是比初版更適合展讀的。如果您已經擁有初版，可以考慮妥善收藏起來等待增值。

聽說改版改封面可以刺激收藏慾，所以這一版的封面圖也和初版有所不同：第一期，操琴者是人形的慧音，桌上放她的帽子；現在改成獸化慧音，不戴帽子，那桌上就放一隻饅頭來吧。第二期，初版是手持書卷的幽幽子和妖夢，和背景的〈山禽蠟梅圖〉關係其實不大（因為是他先畫了這張圖，我再找的背景），這回就改畫夜雀看山禽、幽夢看夜雀（在封底）；那還有沒有誰在看她們呢？當然就是你啦！之所以畫那善歌的夜雀，也是為了對應書中的填詞心得一文；就像第一期因為封面是慧音，所以後面登一張牛奶廣告也是很合理的。第三期，則是人物的表情、姿態有些微不同。而如果您不清楚這一段在講些什麼，那麼，新朋友，請看下去，然後上網搜一搜「東方 Project」，您很快就可以都懂了。

感謝願意回頭再修訂舊文的本刊作者，也特別感謝京都大學的張齡云同學協助審稿，以對待正規學術著作的嚴謹態度，抓出了好些不易察覺的疏失。話說，編輯這種作者來自兩岸，又頻繁引用日文的文章，最容易疏忽的細節就是漢字的轉換了；簡轉繁還好，最要命的是中日異體漢字；寫法不一樣的也還好抓，難抓的是寫法一樣，但因為字庫不一樣，呈現出來就不一樣。雖然看起來差不多，但這不只是美感問題，而是牽涉到你能不能忠實傳遞各種關於「正名」的態度。我們頗費了一番工夫，修到該用日文漢字的地方保持原樣，該用中文漢字的就改成中文。這原是要兼通中日文，又勤於翻查原典才能抓乾淨的；得力於同學的協助，我們盡量做到了，希能不負大家對本刊所應有品質的期許。如果您還發現什麼疏漏，也請不吝指教。

編者 2015 年 12 月 6 日

三版序

感謝大家的支持，再版 1000 冊也在這一年中漸漸售出了。這一年多來的世界，從三次元到二次元都是風起雲湧；我們關注東方新作動向的同時，也關注著整個東亞 A C G 及影劇產業的動向，這之中必有許多我們可以參與的地方；然而個人的能量畢竟不多，要投注在哪裡、怎樣去做好、要不要做大，都得要慎思篤行。希望這本從愛好出發的刊物，能與大家一起，成為我們各種遠大志業的一塊基石。

編者 2016 年 11 月 16 日

四版（電子書）序

歷經數年，重印多次，本書居然賣了超過 3000 本了。以長篇文章為主的同人誌，在這個時代，居然能夠賣到這麼多，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目前本期的實體版只剩大約 100 本的庫存，雖然也可以再刷，但我們已經出了十期加一個特輯，還有 3 卷《遊戲時代的新邦樂》，還要再出新刊，庫存壓力頗大，所以決定現在推出電子版。

之前不出電書的理由是怕盜版，現在這第一期也差不多賣夠了，而且說實話，本刊一、二期是在 2015 年 6 月台灣例大祭前一個月倉促成書的，第三期以後編輯的時間才算充足，經驗也更成熟，所以如果還要一直再版第一期，我也有點不好意思。如果您讀過本期以後覺得還不夠好，請再去看看後面的；如果覺得還不錯，那就當然更要去看看後面的啦。

這一版也訂正了二、三版尚未修正的一處錯字，如果還有錯誤，敬請指出，我們會盡快修改。希望這本從愛好出發的刊物，能與大家一起，成為我們各種遠大志業的一塊基石。

編者 2020 年 4 月 28 日

東方文化學刊

第一期 同人于東方之野

發刊詞.....	1
從「品牌支援」解讀 ZUN 對同人創作的政策 胡又天	6
從小泉八雲看「梅紫一體說」..... 多澤氏	12
生生不息的蛙蛇，重建信仰的奇跡..... 宮酒姬	39
「饅饅來」文學麵麵觀..... 胡又天	76
東方中文同人歌曲綜評..... 胡又天	90

二〇一五年五月

發刊詞

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如果您以為這是另一本文史哲的學術期刊，恭喜，您搞錯了。這是一本關於《東方 Project》系列電腦遊戲和漫畫、動畫、小說等同人創作的學術期刊。如果您不知道什麼是《東方 Project》，請上網搜尋一下，你會打開一個難以置信的、由一位原作者和成千上萬同好構築出來的世界。

而如果您已經是東方眾，那更恭喜，您找對了。這是一本以東方及其同人文化為主的研究與評論誌，並且是一本你可以威風堂堂地放在書架上，不怕被爸爸媽媽看到沒收，也不怕被同學朋友、老公老婆看到說你宅的書。為什麼呢？

一因為，我們故意取了這個看起來超級正經的書名，還請到真正的書畫、文物名家題字，保證派頭不遜於正規的學術期刊；二因為，我們的確是像對待文學經典、主流產業一樣認真地來討論這動漫遊戲、同人文化的。

過去幾十年，漫畫、卡通、電動被主流社會認為是不正經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最近十幾年，主流社會漸漸改觀了，但卻不是承認其文化意義與藝術價值，而是因為這些行業有很大產值，才不敢小看。這當然不是一種健康的態度，只會讓主流價值觀更加自相矛盾；只知甚至只敢在銅錢眼裡觀天下的人，也必然領會不了這些事物的精髓，結果多

半是在文化、創意、產業三方面盡數落空。

另一方面，當年看漫畫追卡通打遊戲的小孩，我們和我們的兄弟姊妹同學朋友，漸漸長大了，讀到碩士博士，進入各行各業；我們已經可以用成熟的人生閱歷和專業知識，來重溫舊作、品味新作，甚至自己創作。可是，我們經常還是會有於以往的社會成見，怕被認為不務正業、不長進，而不好意思把 A C G 端到公共場合和正經的檯面上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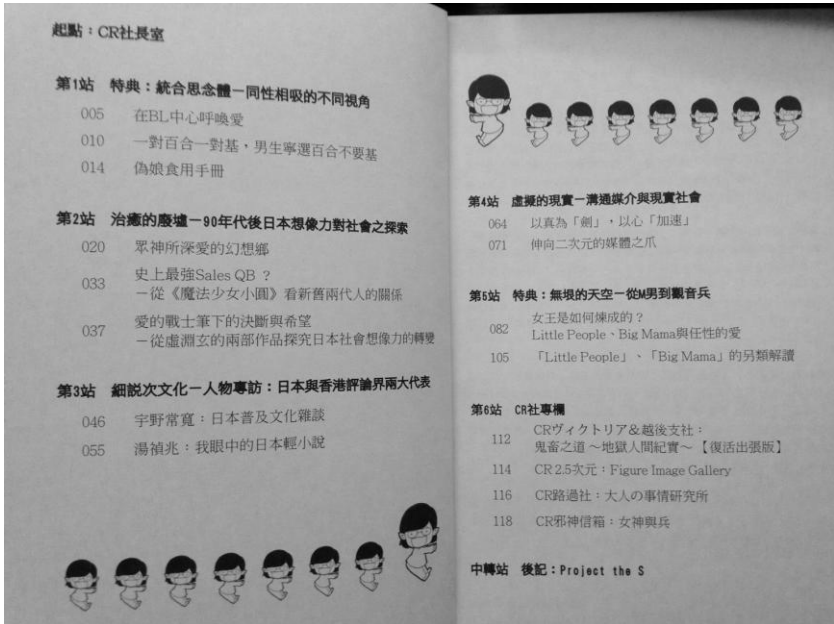
於是，主流媒體上，我們仍然見不到深入 A C G 文化的討論，除了動畫電影長片，會被歸在上檔次的「電影」範疇裡，得到各種認真的評論。電視動畫、連載漫畫、電腦遊戲，就沒有這種待遇。

其實不是沒有，只是還很不夠：1997 年，台灣有了傻呼嚕同盟，致力將動漫評論帶入學術圈和主流視聽；2013 年，香港也有 CR 社創辦了動漫畫評論同人誌《Platform》¹，既有深入的文化研究論文，有譯介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也有產業觀察，至今出了四期，陣容從常在主流報刊發表文章的教授到初入學海的大學生都有。此外，近十幾年，《誠品好讀》、《字花》之類的文學雜誌上，也偶爾會出現頗具學術性的相關專題或散文，但僅僅是偶爾，發表後，也很難見到有什麼後續的迴響與影響。

時至今日，隨著新媒體的發達，認真的探討也日漸繁多，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各種網站，不時就會出現詳盡而專業的心得感想與分析，精彩的回應也不少。如此，似乎不必再那麼在乎正式出版，或得到某種主流

¹ <https://www.facebook.com/Platform2013>。台北可在淡水「有河 book」購得，香港可在旺角序言書室購得。

價值觀的認可了；但當然，實際上，大家離一個起碼的、可以健康發展的局面，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障礙要清。這之中，比較容易清除的一個障礙，是我們自己的心理障礙。



《平台》創刊號目錄，有〈眾神所深愛的幻想鄉〉一文談到了東方與「餓飯來」。

我小時候也是玩電腦遊戲長大的，動漫畫雖追得不多，也看得不少。中學開始想當作家，開始經營網誌；大學讀了歷史系，也修了一些中文系的課，我漸漸發現，我會抗拒在自己網誌和公眾版面談 A C G，即便我心裡很想和大家分享心得；但如果是談歷史、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哪怕它其實很小眾，我都會很光彩地拿出來講，因為這些是主流價值和我都認同的東西。我也畫過一篇同人漫畫《小叮噹 X》，因為原作已經公

認是「國民」級的東西，所以我和別人提起，亦不會不好意思。

然而，同歷史與經典文學的人，同小叮噠的人，同東方的人，同一些冷門或偏門作品的人，不都是同人嗎？如果顧忌主流社會的觀感，現在我讀到了歷史碩士、文學博士，我是主流價值體系裡有資格評價他人的人了，我何不多做點事，不但幫自己，也幫大家破除不必要的心理障礙，理所當然地說：談論東方，談論 A C G 文化，是光彩的事？東方和所有其他優秀的藝術品一樣，值得全人類共享。我在這裡這麼說了，在別地方，在公開場合，也會這麼說。不誇張，這是我平實的評價。

所以，出這麼一本實體刊物的意義，也就出來了：幫大家打氣。

現在這個時代，有話要說，在網上立即可發，寫多少字都行，不若實體書要擔印刷成本和庫存風險，還可以即時得到回應，不斷修改完善；嫌散碎，可以做成一個完整的專頁甚至專站；想要實體的手感，可以提供電子檔給人自己去印。出實體書，除了滿足自己一些情懷，還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呢？

大概就是：正式出版，可以向自己、向這個世界宣告「我來了」、「我進場了」。東方的同人誌，而今不只有創作，也有評論，而且是用到各種實證方法和專業知識的評論誌了。創作者都怕寂寞，又要耐得住寂寞；我們的評論，能讓同人創作、特別是中文創作得到的回應，不再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句「讚」、「支持」或「很感動」，而是尚能查找不足，相期做到更好。或許會嚴格一些，甚至會傷到感情，但至少，可以較不寂寞了。

對我們自己來說，出實體本，可以督促我們將以前隨手寫下的幾點想法、一些文章精煉到好，這便是一種自我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在這方天地裡，我們得以更加照見彼此。文學與藝術的本旨，不就在這裡嗎？

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東方文化學刊》也便不只是東方 Project 的同人誌，而真真是自古至今整個東亞文化的一環了。雖然本刊規模還小，印量尚少，排版設計也還簡樸，但我們的心懷是博麗而永遠的。希望這本書的存在，也可以讓您在心中多保有一點博麗的精神，一種得以不拘繫於外在價值體系的自如，來應對這個世界。

如果您認可我們的心意，也請幫忙宣傳一下本刊；越多人購買支持，我們就越可以繼續辦下去。

冠冕堂皇如 Z U N 帽的場面話說完了，接著，便請饅饅來地瀏覽各位作者先生所帶來的文章吧！

恆萃工坊 胡又天
2015 年 5 月 19 日於台北



從小泉八雲看「梅紫一體說」

多澤氏¹

一、前言

身為構築了幻想鄉乃至整個東方故事的關鍵角色，八雲紫在一設的出場率及資料的完整度上堪比主人公。通過眾角色對其能力、性格乃至行為模式的描述，我們幾乎可看見一個完整而具體的少女輪廓；但若再仔細深究，她卻又被一片朦朧所遮蔽著。

作為「一人一種族的妖怪」²，八雲紫似乎沒有任何明顯具體的想像原型。更明白的說，如果要用一個字眼、一個符號來代表紫大人，或許沒有比「？」更為貼切的了——我們認識越深，就越明白她是位不可被理解的超常存在。

當然，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能從幾個面向去觀察這位隙間妖怪賢者，除了從紫在二設中最常被引用延伸的屬性來逆推檢視一設之外，另一種想法，就是將向來被公認與八雲紫有著密切關聯的秘封組成員「瑪艾莉貝莉·赫恩（マエリベリー・ハーン，以下簡稱梅莉）」併同檢視，或許

¹ 昔有多氏，錄舊辭帝紀而成《古事記》；復有白澤，曉萬物之情而傳《白澤圖》。在歷史與傳說之間，謹願以多澤之名，探蹟索隱，闡幽發微，貢獻於幻想之鄉。

² 出自《東方文花帖》，但由於是《文文。新聞》觀點，可信度有待商榷。

就能得以一窺神主在創造八雲紫形象時，心中所浮現的原始樣貌——當然，在這同時，還請隨時注意背後有沒有突然伸來一隻手……

二、神話中的八雲

「雖然這樣說，八雲這個詞很少單獨使用。八雲大多和作為神明之勝地的出雲國掛在一起使用。她的話我估計是取『八雲湧立兮 出雲清地八重垣 欲籠妻于此 遂造出雲八重垣 在此八重垣之中』中的八雲。」

——《東方香霖堂》³，八雲立之夜

八雲立つ 出雲八重垣 妻籠に 八重垣つくる その八重垣を

——《古事記》

在討論梅莉之前，還是要先談談紫與日本神話的關係，畢竟這是現有一設資料中，有特別寫明的證據。且某程度上，這一部份也與稍後將要討論的本文主角生平有些淵源。

開頭引用的《東方香霖堂》，係從幻想鄉人物之——森近霖之助的觀點去探討八雲紫的姓名典故，這在東方一設資料上算頗為罕見，似乎也只有靈夢與八雲紫獲此殊榮。他首先開宗明義說，八雲紫的「紫」源自彩虹與天空分際的色彩而代表境界；「八雲」則如前述，係層層疊起之雲所形成的圍壁，合併起來，就象徵著一幅幻想鄉為大結界所環繞的概念

³ 本文定稿之際，《香霖堂》台版已確定由青文出版社代理，惟尚未出版，固仍先暫引用東方維基的版本。

圖樣。

從此方向進一步延伸，就「紫」部分來說，其意義或許正象徵著人類可視的「外界／常識」與不可視的「幻想鄉／非常識」中間的那道分界。尤其考慮到八雲紫的紫係念作相對少見的「ゆかり」，而此讀法最早來自《古今集，雜上》的一首和歌：

紫のひともとゆゑに武藏野の草はみながらあはれとぞみる
(不識武藏野，聞名亦可愛。只因生紫草，常把我心牽。)

從此典故延伸，日文紫色可寫作「縁の色」⁴，又「縁」於日文中讀作「ゆかり」時，固然指的是「事物之間的因緣」；但讀作「ふち」的話，則有「領域與其外側之分野」，即中文「邊緣」的意思。雖然有些過度演繹，但未嘗不是一個解釋八雲紫的名字之所以這樣念的思路⁵。另外，紫色在古代日本是極為尊貴的顏色，無論聖德太子十二冠位亦或平安女官十二單衣的禁色，皆包含紫色在內，非尊貴之人不能使用。故用作幻想鄉最受人崇敬的妖怪賢者，此顏色再適合不過了。

再討論八雲部分，香霖店主所提及該段神話之背景，係源自日本紀記⁶神話中，須佐之男命（素戔鳴尊）因擾亂高天原而被眾神放逐至地面後，因受國神大山津見神之子足名鍬及手名鍬夫婦所託，使計謀斬殺了

⁴ 《源氏物語》因作者名為紫式部的關係，亦有個具雙關性質的古典異名「紫のゆかり（むらさきのゆかり）」，即「紫之緣」。

⁵ 紫=緣字一解，引自東方元捏他 WIKI。

⁶ 指《日本書紀》及《古事記》，又同一神在各版本中會有不同名字，惟因非本文重點，故以下不一定會全部列上而可能僅寫一名。

八岐大蛇，並與該夫婦之女奇稻田姬（櫛名田比売）成婚。婚後他們來到了出雲國的須賀一地，須佐之男命見此地湧出了層層雲霞，感到非常舒暢，便決定於此興建宮殿定居下來。

而那首和歌，便是他初次見到那片彩雲層疊風景時，為傳達心聲所吟詠的和歌，同時也因為是神代之歌，而被認為是日本的第一首和歌。

另外，其實目前多數傾向認為，須佐之男命是個直到《紀記》寫成的年代才因政治需要而被創造出來的新神，例如在《出雲國風土記》⁷書中，原本降伏了八岐大蛇（越之八口）的英雄神其實是大國主，只是寫作「所造天下大神」，而須佐之男命該段故事的後續，也是大國主命的英雄神話。

在大國主命的故事中，他前往了根之國去探險，還娶回了須佐之男命的女兒及寶物，成為葦原中國之王。雖然從神話中的敘述，須佐之男命要大國主命興建國都的所在地為宇賀山腳而非須賀，不過宏觀來看仍皆在出雲一地。換言之，出雲國自古以來即為神與人共存的神靈之地，更是來往異世界的出入口，如神話中可通往黃泉之國與根之國的黃泉比良坂⁸即在此處；而江戶以後的復古神道體系中，出雲國本身更是仍存於現世之幽冥國度所在地，並由大國主命所統治著，故總而言之，出雲國一地，其實正是介於日本現世與異域之間的「境界」。

⁷ 嚴格來說，《出雲國風土記》其實比《紀記》更晚寫成，故並非全然為出雲國最初的原始神話，如裡頭也已經有須佐之男命，只是沒什麼具體功績。然而，由於其為地方誌關係，仍保有一定尚未受大和族影響，可供參考的古代神話在。

⁸ 對兩國是否為同地異名，或是不同的彼世結構，迄今仍未有定論。

故神主取八雲二字，除了前述香霖店長所推測的，係呼應她構築幻想鄉結界的事蹟以外，亦可能係藉由出雲神話之地，來比喻八雲紫得以自由出入外界和幻想鄉的能力。有趣的是，若依那首和歌的背景再進一步解釋，甚至可說暗示紫等同於幻想鄉之王的地位呢？

當然，如前所述，由於《紀記》神話其實是一套政治神話，須佐之男命更是個為了統合各地神話此政治需要而被創造出來的新神，故在此之前，出雲國應是也有一套自己的建國神話的。而被記錄於出雲國的地方誌《出雲國風土記》之中，通常被稱為「國引き神話」的遠古傳說即為一例。

在原本的《紀記》神話中，日本八大島係由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二神交合而誕生，不過在國引神話體系中，出雲國的創國之神卻是一位名為「八束水臣津野命」的巨大神。

按學者武光誠的分類，日本各神話中出現過的神明，依其年代主要可分成三種尺寸⁹：

1. 可比擬島嶼大小的巨大神，通常都是創世神，如伊耶那岐夫婦；
2. 數十到百來公尺的巨人神，天津國津上位神，如天津三貴子；
3. 和一般人類相同的等身神，神代最後幾代神，如天孫等。

⁹ 我也只有在這位學者的書上看過此分類法，且作參考。

而八束水臣津野命可能介於巨大和巨人之間的古老神祇，其故事大略如下：

所以號出雲者 八束水臣津野命詔 八雲立詔之 故云八雲立出雲……

所以号「意字」者。國引坐 八束水臣津野命詔：「八雲立出雲國者、狭布之推國在哉，初國小，所作。故將作縫。」詔而：「栲衾、志羅、紀乃三琦矣，國之餘，有耶」 見者、國之餘 有。」詔而童女胸鉏所取而、大魚之支太衝別而、波多須 支穗振別而、三身之綱，打挂而，霜黑葛「聞 耶 爾、河船之「毛 曾 呂 爾、「國 來 引來，縫國者、自去豆乃折絕而、「八穗米 支豆支乃御琦」。以此而、堅立加志者、石見國與出雲國之堺、有名「佐比賣山」是也。亦、接引綱者、「菌之長濱」是也。亦、「北門 佐伎之國 矣、『國之餘 有耶』 見者、國之餘有。」……

雖然是漢字，但實在難解，下面還是從現代語譯版大略摘錄好了：

昔日，大神八束水臣津野命來至出雲國，曰「八雲湧立之出雲之國，其土地狹長，面積極小，海水縫隙極寬，是個稚弱小國，我要來填補它。」他立於國土，遠眺海濱，見有巨大多餘土地之新羅國等地方，便揮舞巨大的鋤頭，用巨大的魚猛烈刺擊，對著那塊土地擊打。當魚及土均碎裂後，大神便崛起分離的土塊，用編好的巨大堅固網子綁牢，喊聲「國來、國來。」並用力拉扯，於是那些土地便如川中之船，一步一步隨其漂移於出雲。那些土地便是杵筑，那些網子則為比壳山……

不過《出雲國風土記》在描述出雲大社的興建時，卻是如此寫道：

杵筑鄉郡家西北二八里六十步，八束水臣津野命命牽引國土，建造創立天下大神之宮、諸皇神等其集宮處杵筑，故曰寸付／靈龜三年改字杵筑……

簡言之，八束水臣津野命雖然是出雲國的命名者兼開拓者，地位卻似乎又在大國主命神之下，與須佐之男命被設定成大國主命的幾代爺爺兼岳父顯然就不同了。

有種見解認為，這段神話描述了出雲國早期依山傍海的狹長險惡地形，該神的由來則可能在形容自然堆積現象，亦有可能是如同中國大禹那樣的領導開拓者，「國引」則象徵其築堤治水的工作。不過無論如何，僅就其原意來看，八束水臣津野命的確是將出雲國以外的土壤牽引至出雲國的創造神，而這概念豈非與八雲紫於五百年前所立下的「妖怪勢力擴大計畫」頗為相像呢？

這是五百年之前的往事了。隨著人口的增加，幻想鄉的妖怪勢力有被人類壓縮的趨勢。為了回復妖怪勢力，八雲紫提出並執行了這個計畫……在幻想鄉周圍創造出虛幻與真實的境界，從理論上創造新世界……任何在外界勢力衰退的妖怪，都會自動受到幻想鄉吸引而來……

——《東方求聞史紀》，八雲紫

事實上，紫所創造出的結界不僅只會吸引妖怪，凡任何在外界漸被

遺忘之事物，如《三月精》中的電波塔、《儂月抄》的阿波羅計畫設計圖，都會被牽引進幻想鄉，以緩慢地擴大幻想鄉（東方同人素材）的範圍。換言之，八雲紫也做了和八束水臣津野命差不多的事情——但不是用鏟子和網子去辛苦將土拖回來，而是悠閒地坐等舊事物自己被牽引進來。

三、歷史上的八雲

八雲紫的姓氏捏他當然遠不僅於此，雖然我原本覺得以下的說法有點牽強附會，但那是僅從幻想鄉內部的故事而言。如前言所述，若再參酌神主於彈幕正作外的音樂 CD 作品所描繪的人物，「秘封組」的梅莉的話，其實未嘗不是一個方向，甚至仔細比對後，會意外發現二者的確似乎存在某種頗為有趣的互捏關係。

一言以蔽之，以下文章的主題脈絡，即要從梅莉與八雲紫姓名中共通的可能原型人物「小泉八雲」之生平故事，來嘗試替八雲紫與梅莉之間的身分關係找出一個接點。

（一）三國に渡り妖異をなすが

這是出自《東方妖妖夢》Extra Stage 標題旁的圖像，原本是在捏日本家喻戶曉的三大妖怪之一：三ヶ国に渡る悪事を働いた「白面金毛九尾の狐」，即曾經大鬧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九尾妖狐玉藻前，江戶時代高井蘭山曾著有《三國惡狐（妖婦）傳》繪本也是改編自此傳說，而九尾妖狐當然就是該面 boss 八雲藍的人物原型之一。



小泉八雲(Patrick Lafcadio Hearn, 1850-1904)。

不過，神主在八雲紫坐鎮的隱藏關(Phantasm Stage)中，也用了同樣的圖文放在標題旁，考慮到似乎沒有理由為變成道中 boss 的藍大人再寫一次這句¹⁰，故僅能推測這是神主用以彰顯八雲紫身分的線索之一，就如同其將西行的和歌詩句放在六面幽幽子關卡中一般。尤其在考慮到關卡名稱為「人妖の境界」，案情似乎並不單純。

¹⁰ 當然答案可能很單純：就是他懶得再想新眼而已。

事實上，小泉八雲亦相當符合「三國に渡り」這個形容詞句。儘管他一生飄泊，走過的國家遠不只三國，但概括而論，小泉八雲生平的主要住所地域，恰好可分為歐洲（1 至 19 歲）、北美（19 至 40 歲）、日本（40 至 54 歲）三大國度，尤其與玉藻相同，日本都是對他們而言影響最為深刻的地方。又或許是旅行多了，他始終都是個異鄉人，與當地原居民總有些微妙的認同差異，甚至就連 2 歲即搬入的愛爾蘭父親家，以及佔了他青少年期最長的姨婆家，也因各種文化衝突而讓他幾乎總是被排擠或孤立，從小到大，小泉八雲似乎永遠是個共同體外的怪異存在，故如前所述，用「三國に渡り妖異をなすが」來形容他，其實亦再適合不過了。

（二）小泉八雲的早年生平

光看「小泉八雲」這個名字可能很難想像，其實他並非日本人，而是有一半英國血統的希臘人¹¹，父親查爾斯為英國駐希臘的步兵少校，母親羅莎則為希臘當地人。小泉的本名 Patrick Lafcadio Hearn 中的 Lafcadio 即為一座希臘島嶼的名稱，意思為「白色」。

從這裡就能看出一個顯而易見的捏他關係了，梅莉的全名「マエリベリー・ハーン」中的「ハーン」，與小泉¹²的家族姓氏「ハーン」完全相同，而小泉的日本妻子在他改名前，可能因不習慣西式姓名排列習慣，亦多半以「ハーン」來稱呼他，故兩人應存在著刻意的原型關係。

¹¹ 精確地說，其父是愛爾蘭，不過當時還受英國統治，國籍便屬英國。

¹² 其實這段時期應該都叫他 Patrick，不過為方便起見，以下都還是簡稱小泉或小泉八雲。

又，小泉於 1850 年生於希臘，但 2 歲左右就因父親被調派緣故，與母親一同遷居回愛爾蘭的父親老家定居。然而，由於語言、宗教文化的隔閡，母親與夫家的相處並不融洽，不久後，他們便要求小泉與母親再度搬至小泉的姨婆，寡婦布雷奈夫人家中定居。然而，或許是壓力所致，小泉之母從此更狂熱投注於宗教之上，變得有些瘋瘋癲癲的，父親終於受不了，僅三年便離婚，母親隻身返國，父親則再婚並以調派為名離家，只留下小泉一人由布雷奈夫人撫養，故小泉從此一輩子憎恨父親拋棄了他與母親。

這段不算幸福的童年時光，或許深深烙印在小泉的心靈之中，而影響了他此後的人生觀與文學觀。例如他那對來自不同地域文化的興趣及敏銳度，可能即來自於母親與父親家族的多次衝突；但更重要的，他日後得以揚名世界的「怪談」故事，或許興趣也係源自於此階段。試想一下，一個沒有任何親戚朋友，未滿 10 歲的孩子，與一個 60 多歲不良於行的老婦人，共同生活在碩大的三層樓房之中，他想必會因此對黑暗生出許多可怖幻想，卻沒有人可以給他答案。例如其自述中，就曾提過他向布雷奈夫人哭訴，說閣樓中有鬼怪，但篤信天主教的姨婆卻反倒將他關在閣樓中，要他擺脫這些荒唐想法，甚至用鞭子打他。然而，可能因母親關係，他對基督教¹³向來沒有好感，最後反而更困惑於「聖靈」與「幽靈」是不是同一種東西，諸如此類的怪問題，而讓姨婆感到不耐煩。

13 歲那年，布雷奈夫人決定將他送入天主教會學校就讀，小泉雖對課業不感興趣，卻因為自幼經驗的關係，對課本所描述的信仰及儀式等

¹³ 父親家為新教，母親為希臘東正教，布雷奈夫人則是天主教，三大宗全包了。

超自然思想產生獨特的情感。17 歲時，父親去世，成為孤兒的他因家中經濟關係，被送至法國求學，旋因不願遵守宗教學校所要求的天主教戒律，19 歲那年就慘遭退學而返回英國，最後，姨婆終於受不了他，湊了一筆錢買了張船票，將這位不成材的姪兒送往美國投靠一位親戚卡利南先生。這是他人生轉的第一個彎，小泉八雲，從此展開了第二段人生。

移居美國後，小泉八雲一開始並未聽從姨婆的話去投靠那位親戚，而是先閒晃了一段時間，發現實在混不下去，只得硬著頭皮去投靠卡利南先生，不料卡利南先生卻只是丟給他五塊錢便打發了他，於是孤立無援的小泉八雲只得想辦法靠自己活下去。

這段日子想必是艱苦不已的，小泉曾作過各種粗鄙辛苦的社會底層工作，例如清潔工、門僮等雜事，還常因沒錢只好睡在馬廄，他在這段慘淡時期唯一的樂趣，是到當地社區圖書館看白書，藉由文字來擺脫現實。

終於，兩年之後，他終於很幸運地結識了一名同樣來自英國，時正經營印刷廠的商人亨利·瓦特金，先讓小泉到他的工廠中學習印刷事務，之後又進一步推薦他擔任該圖書館長的秘書，以及到一處名為《商業目錄》(Trade List)的雜誌擔任助理編輯，更鼓勵他走向文化研究之路。終於，1872 年時小泉的文章得到了當地一間報社編輯的青睞，頻頻刊登他的文章，之後更聘他成為正式記者，小泉的作家之路才就此展開。

簡言之，與亨利·瓦特金的相遇可謂是小泉一生的轉捩點，小泉更視他為終生的摯友。亨利曾以愛倫坡名詩〈Raven〉來形容小泉八雲的個

性，小泉也不以為意，常以烏鴉自嘲，還留下了幾張上面畫有他手繪烏鴉圖案的英文簽名板，小泉過世後，亨利先生並將兩人來往信件集結整理，出版了一本《**Letters from the Raven**》以紀念他。有趣的是，在《東方儂月抄》中，八雲紫也曾以烏鴉作為式神，或許隱隱有指涉意味？又或許因為幻想鄉的烏鴉太多了，神主才並未強調這個部分。

1874年，或許受稍早前的困苦經歷影響，24歲的小泉八雲在終於成為正職記者後，特別關注社會底層及有色種族的各種問題。他甚至還與一位非裔的混血廚娘結婚，小泉的這位第一任妻子名為 **Alethea "Mattie" Foley**，日文標音為「マティ・フォリ(MatiFori)ー」似乎和梅莉的名字「マエリベリ(MairiBeri)ー」發音勉強有點相像，不知有無關係。很可惜，在種族歧視仍當道的彼時，這段婚姻註定不被祝福，甚且是違法的，故兩人不但無法將這段婚姻公開，要到1906年才被當醜聞爆料出來，且實際上他們亦僅未滿兩年即宣告離婚；又可能因種族問題，他於1877年還被要求離開原本的工作地，外派遷移到紐奧良。

儘管婚姻生活不算美滿，但至少當記者後的生活仍算穩定，他也逐漸從社會議題擴及至原本就很有興趣的文化題材，數年後並轉投入另一家報社《民主時報》(**Time Democrat**)主寫文藝報導，開始有系統地翻譯和向美國人介紹諸多異國文學作品，但他始終最鍾情於各地民俗傳說，曾於1884自行出版一本《異文學遺文集》（一譯《奇書拾零》），彙編了27篇經他篩選改編，包括了埃及、印度、北歐、阿拉伯甚至愛斯基摩人等不同文化的民間故事，1885年發表了一篇《織女的傳說》(**The Legend of Tchi-Niu**)，增添數章後，於1887年改寫成《中國怪談集》(**Some Chinese Ghosts**)出版。同年他更索性辭掉報社編輯工作，跑去西印度群島，來來

往往待了將近三年，只為了實際體驗當地的部落生活，1889年回國即立刻寫出了當地的考察心得及遊記等書。

總之，這時期的小泉八雲，是個熱愛探險，對異族怪奇事物充滿興致的行動派；而秘封二人組——嚴格說是梅莉一人——亦是個不安於室的冒險團體。她們曾到蓮台野窺視了白玉樓、在夢中竊取了紅魔館的點心和迷途竹林的筍子、遊歷月面與被捨棄的太空遺跡等各種常人難以想像的活動，只為了滿足一己之好奇，個性上可謂十分相像。

（三）東渡日本

1890年是他人生的第二個轉折。由於《中國怪談集》的關係，他稍早曾結識了一位同樣對亞洲文化頗感興趣的醫生古爾德，他在醫生家中讀到一本洛威爾的《遠東的精神》(The Soul of the Far East)，對日本產生了興趣。故於該年3月，他接受了紐約一家出版公司的特約委託，搭上了汽船航向遠東國度——日本的橫濱。原本以為只是又一次短暫的外派與靈感之旅，不意竟從此與神國結下不解之緣，直至十四年後過世時亦長眠於此。

在這裡，他藉由出版社編輯的介紹，認識了一位貴人：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¹⁴。張氏當時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為受明治政府聘請的英國學者，同時也是將《古事記》翻譯成英文¹⁵介紹給歐美國家的第一

¹⁴ 這和歷史課本罵很慘的二次大戰那位無關，兩人全名和生卒年月日都不同。

¹⁵ 有趣的是，有些文本說該翻譯本早先曾被歐美社會誤會成淫穢文學，可能和雙神交合生出八大島那段有關吧。

人。兩人的友誼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尤其之後因勞資糾紛，小泉八雲與贊助他前來的出版商解除了合約，導致生活一時陷入困頓時，張氏更特別伸出援手。又小泉先前於美國擔任記者時，因一次博覽會而結識了文部省官員服部一三，在這兩人的引薦下，小泉最後來到了島根縣，成為當地松江中學的英文教師。

島根縣是什麼地方呢？其實就是包括了前面第二大段所提及的古國出雲，以及石見、隱岐等同樣出現在《紀記》神話中的神祕國度的所在地，是個充滿日本古老色彩，尚未受到明治之後西風東漸影響的地區。

小泉八雲因此愛上了這個地方，儘管他其實在島根縣只定居了一年多，卻堪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轉捩點，或者用有些文學筆調的方式描述：島根縣正是他與日本的結緣（ゆかり）之地，對他而言，此地正是一個通往異世界的入口，而他就如同神話中的大國主命，從此踏入了一個與過往全然不同的神祕國度。

在島根縣工作後，他很快就碰上另一位貴人：松江中學的教務主任西田千太郎，西田除了協助他穩定在當地的一切生活外，最重要的是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是居間斡旋，使當時還未有日本姓名與國籍的小泉，得破例以外國人身分進入當地聖域，大國主命之神社「出雲大社」的內殿參拜訪問，據說他後來決定幫自己取名八雲，就是為了紀念這件事。至於為何不是取名作小泉出雲？一方面這樣應該對神明頗為不敬，二方面是學識豐富的小泉，自然聽聞過第二段所提過的那兩段神話，故此名應與八

雲紫相同，同出於「八雲立つ出雲」此典故。

第二，則是作媒人，介紹了當地望族小泉家之女小泉節子與小泉八雲認識，兩人並很快墜入愛河，儘管張伯倫曾基於日本社會當時對異族婚姻並不友善為由，勸說小泉八雲不要與節子訂定法律上的婚姻契約，但兩人還是在 1891 年正式成婚。小泉也逐漸拋棄舊有的本名 **Patrick Lafcadio Hearn**，正式以小泉八雲的新身分生活。換言之，小泉只是源於妻族苗字，八雲才是真正代表他這個人。另外，又有一種說法，謂他之所以取名八雲，是因為其妻節子常以他的原姓 **Hearn**（ハーン）來稱呼他，而八雲若省略中間 **chi** 音快速念，便讀作 **ha-un**，恰與 **Hearn**（ハーン）類似，又因前述出雲大社的關係，他才決定取這兩個漢字當作他的日本姓名。

若以東方角度來比對，這是否正意味著「瑪艾莉貝莉·赫恩（マエリベリー・ハーン）也可成為「瑪艾莉貝莉·八雲」呢？再加上，有論者懷疑「瑪艾莉貝莉（マエリベリ）」的拼音係源於「**mulberry**」即桑葚，一種紫色的果實，若此為真，則梅莉的全名豈不是又可再進一步變成「紫·八雲」？且別忘了，西方姓名係把名字放前面……你有沒有發現有個隙間妖怪在對著你笑？

回到正題，在島根縣待了短短一年多之後，因工作調職關係，他又舉家搬到熊本，然而相較於古樸的島根縣，西化許多的熊本反倒讓小泉感到不太適應，於是不改探險性格的他，便索性常趁長假時，前往日本

諸國旅遊，他尤其讚賞隱歧的靜謐自然，希望退休後能遷居於此¹⁶。此外，他也開始收集各種民間故事，並發表文章向英美等國介紹日本的風土民情。當時因甲午戰爭關係，列強開始注意到這個新竄起的小國，而這些書籍就是當時西方人想要認識日本時最重要的文獻，也讓小泉八雲之名在歐美諸國竄紅。1896年，小泉正式申請歸化為日本國籍，並於同年八月進入東京帝大教授英美文學史，又回過頭來向日本人介紹西方的文化事物，廣受當時渴求認識西方世界的年輕學子們歡迎。總而言之，這時期的他，已成為這時代東西方之間一座重要的居間橋樑。

有趣的是，如果將日本類比成「幻想鄉／妖怪」；西方為「結界之外／人類」，那麼小泉將西方名字換成日本名字，以及他從單純興趣躍昇到了成為歐美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中繼者這件事情，放到東方上，豈非正如同作為外界人類的「瑪艾莉貝莉·赫恩」，和隙間妖怪「八雲紫」的轉換？從觀看境界到操縱隙間，梅莉／紫不再只是單純的外界觀察者，更擁有了溝通兩邊的能力。就如其符卡：「人間と妖怪の境界」，不僅是形容她的身分，更在強調她的所作所為及自我期許。

再度拉回現實，在東大的六年是小泉八雲作品最為豐碩的時期，一來東大有著全日本最豐富的文獻收藏，二來他終於不必為收入而煩惱奔波。這段期間他著述了許多研討日本深度文化的書籍，如筆者在《和風之心》（Kokoro）一書中，就看到其討論日本佛教與神道教對於轉世與靈魂觀的文章，以及復古神道幽冥論等深度的哲學思辨等，由外而內，除了膚色以外，他幾乎已比日本人變得更像日本人。

¹⁶ 隱歧就是因幡てゐ的神話原型「因幡的白兔」的緣由之地。

可惜，好景不長。1903年，新任東大文學院長井上折次郎突然沒理由的將小泉解聘。一種說法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先引入外國學者以學習技術，同時派出大量留學生，當他們學成歸國之後，便將原本的外國學者剔除，改由這批本國人替補，小泉剛好就是此政策的受害者之一。不過，由於小泉十分受學生歡迎，在世界文壇上亦已頗有地位，此舉不但造成學生不滿，最後更演變成外交事件，引來英美兩國的關切施壓，可見當時他已經是舉世聞名的文化交流者。後來井上雖道歉並請他復職，但小泉八雲終究因為對他有提拔之恩的前院長外山正一去世，於此地有了寂寥之感，遂還是離開了東京。

1904年2月，他轉到早稻田大學執教。這一年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年，其最具代表性的，用於統合其長久研究日本文化心得後的集大成之作《神國日本》（又名《日本——一個解釋的嘗試》）即於該年付梓。他原本還應邀準備回母國倫敦和牛津大學演講，卻突然心臟病發，而在9月26日去世，享年55歲。其家人依日本佛教儀式，將他葬於東京市雜谷的天台宗圓融寺，法號「正覺願淨華八雲居士」，並在1915年受日本政府追贈從四位官位，是少數享有此等殊榮的歸化人。1905年，其最後一本著作《銀河的傳說與其他》(The Romance of the Milky and Other Stories)出版。

對於小泉的思想，時人是怎麼看的呢？其友張伯倫的說法，頗值我們玩味。他雖然在小泉過世時，寫了隆重的追思文去哀悼，但數十年後，1939年的《日本事物誌》第六版¹⁷，卻又出現了他一篇批評小泉的文章。

¹⁷ 書上是這樣寫，但經查，張氏係於1935年即過世，故此文可能是死後才被公開。

簡言之，張氏頗不滿小泉生前總喜歡拿日本的純樸來批評自身所屬的歐洲文化。張伯倫認為，古老日本雖然是有著妖精居住，小巧而可愛的又不可思議的神祕國度，但歐洲卻有發達的交通、電信乃至海陸軍等現代化及物質上的技術，日本終究是不能阻擋這股西化浪潮的，而以下這段話最能描述他對小泉的感覺：

「(小泉八雲的)一生都是夢的連續，且最終將以噩夢結束，當他夢醒時，會發現自己錯了，他所愛的日本，不是那已歐化的惡俗日本，而是古老，未被歐化，最純粹的日本，但那樣的日本太完美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只存在於他的想像裡。」

日本學者平川祐弘則對這段爭執下了個有趣的注腳：張氏用腦理解日本，小泉則用心理解日本。故他們所見到的自然有所不同。

而就幻想鄉的觀點來看，我們似乎又再次從小泉的逸事身上看見了八雲紫的影子。首先，《古事記》之於東方世界觀，毫無疑問就是《幻想鄉緣起》之於幻想鄉，故小泉與張氏的這段友誼，似乎也能解釋成紫與稗田家往來的影射。尤其稗田家之所以代代傳承，將《幻想鄉緣起》不斷著述下去，是為了向人們提醒著妖怪的存在，但他們自己終究是站在人類一方的，就如張氏雖然將《古事記》推向西方，然骨子裡還是自認是個西歐文化者。或許這段確有過度腦補之嫌，惟另一方面，張氏對小泉八雲的批評，卻毫無疑問可以放在八雲紫的身上：

但是、恐怕沒有像她一樣真摯的接受幻想鄉、愛著幻想鄉的人。